

还是在叫做吕班路(今重庆南路)的时候,这里何以成了大上海文化人、实业家置产的居住地,并且左联战将频频雅集?沪上最美八大弄堂之一的万宜坊里究竟有些什么故事?

重庆南路,在这一条1600米长、116年长的马路上,走一程,很快;讲一路,很慢,也只能讲几幢楼、几个人、几多离合、几声有轨电车当当当。

巴黎公寓和巴黎新邨

在如今复兴公园东侧重庆南路的马路对面,有一长排公寓房子,百来米长,褚褐色的砖墙,外有阳台、钢窗,这就是巴黎公寓,1936年的老房子。

沿着巴黎公寓的弄堂口进去,会发现弄堂里的房子和巴黎公寓风格迥异,这里是三层高的新式里弄住宅。为什么弄堂口和弄堂里不同?其实,弄堂里外各有各的名号——弄堂口是“巴黎公寓”,但弄堂里的住宅是“巴黎新邨”,而且这里是先有新邨,再有公寓。

巴黎新邨建造于1912年。想来100年前地皮不紧张,造房子还留下了许多余地,二十多年后的1936年,在巴黎新邨靠马路的一侧,巴黎公寓竖起来了。这一长排沿着重庆南路的板式五层建筑,似乎对巴黎新邨起着围护作用,公寓底楼开设着商店。这样看,里面的巴黎新邨安全、整洁;外面的巴黎公寓更显气派。巴黎公寓唯一的缺憾是面西的朝向。

如此看来,弄堂的说法是不确切的。所谓弄堂,只是巴黎公寓为巴黎新邨留下的通道。当然也是为了巴黎公寓自身,楼里的居民都是从后门进楼的。

虽然在房子结构上,巴黎新邨逊色于巴黎公寓,但论人文名气,巴黎新邨则响得多了。这一条弄堂的8号,曾是蒋介石前夫人陈洁如的旧居。1927年,陈洁如被迫同意离婚。1933年,陈洁如化名陈璐,携养女瑶光寓居于巴黎新邨,终生未再嫁人。至今,巴黎新邨的铭牌上,还记载着陈洁如与巴黎新邨的缘分。

有一点稍稍让人不知所以的是,在大楼红褐色砖墙上,有“巴黎新村”四个凹凸字,但在铭牌上,这四个字写作“巴黎新邨”。“邨”是“村”的异体字,现在已经不用,但是在上海的民居上,“邨”与“村”是有约定俗成区别的。“邨”主要是指老式的公寓建筑,比如陕南邨、愚谷邨,“村”一般是工人新村了。1966年后,所有的“邨”一律改为“村”,1976年后,大部分的“邨”又回归了老公馆建筑,也有一些老公馆,就一直“村”到了现在。为此,巴黎新邨和巴黎新村同在,虽有欠严谨,但也有其历史原因。



■ 1939年邹韬奋及家人在万宜坊家的门口

走一程,讲一路 重庆南路的往事记忆

◆ 马尚龙



▲ 重庆公寓

万宜坊 聚拢的人文风气

人文名气是建筑物的灵魂。当陈洁如孤寂寓住巴黎新邨时,另一位女性则带着时代的风云离开了吕班公寓(今重庆公寓),这位女性便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。1928年,史沫特莱以《法兰克福报》特派记者身份来到中国,1931年在上海期间,她就住在重庆公寓。重庆公寓的铭牌上似乎是这么记载的,但也在不经意间漏出了一个破绽——那时候还没有重庆公寓这一幢房子。

重庆公寓建于1931年,坐落于重庆南路和复兴中路街角,呈L型延伸。初看它很森严,走进公寓大门,里面还是一个花园,依稀可见当年的环境幽静和装饰细巧。那个时期ART DECO(装饰艺术风格)风靡于建筑界,在上海诞生了一大批代表性的建筑,重庆公寓便是其一。在四楼五楼趴在窗台上,闲看有轨电车当马来去;稍稍抬眼,就能看到斜对面的复兴公园草坪。

史沫特莱是否真住过重庆公寓?还有待史学家考证。

重庆公寓的后头就是沪上最美的八大弄堂之一的万宜坊。万宜坊是当年吕班路上集人文记忆之大成、也是代表了吕班路最高级的民居建筑。在弄堂口驻足想象,仿佛就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社会闲达踱步出入,目光深邃,天庭饱满,一脸善相——数学教育家胡敦复,晚清民国年间大学问家王同愈,制墨名家、胡开文文具店店主胡洪开,耶鲁大学无线电博士方子卫,锅炉安全鉴定专家陆绪常,现代文学的干将钱杏邨、蒋光慈,胡也频、丁玲,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……他们仅仅是同一条弄堂的错时代邻居。

当然,万宜坊里最显耀的人物就是邹韬奋了。邹韬奋于1930年迁居万宜坊54号,一直住到1936年。邹韬奋纪念馆设在邹韬奋的旧居,非常小巧却也因此亲和。

20世纪30年代初,丁玲、胡也频夫妇也曾居住万宜坊。和邹韬奋一样,胡也频也经常早出晚归。那段时间恰好丁玲怀孕,独自一人在家里操持。见丈夫如此热衷于革命,丁玲曾有过顾虑和担心,但胡也频确实在革命中寻找到了生活的希望,他告诉丁玲,自己以前不明白写作和生活的意义,如今他全都明白了。1930年11月8日,他们迎来了一个新的家庭成员,丁玲为胡家生下了一名男婴,取名为胡小频。此后,胡也频接到组织安排,要求他前往江西苏区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。1931年1月8日,临行前,胡也频找来朋友,在万宜坊弄堂口拍了张全家福。这也是胡也频一家唯一的一张合影。在洗印好的照片背面,丁玲写道,小频快满60天,他爸爸预备要远行,外婆要来照顾他。丁玲无法相信,万宜坊的这段快乐岁月将一去不复返。1月17日夜深,胡也频还是没有回家。万宜坊胡家,昏黄的灯还亮着,但却沉寂如死。第二天,好友沈从文来到万宜坊胡家,告诉丁玲胡也频被捕的消息。此后,丁玲离开了万宜坊,将儿子送到湖南老家,自己则只身一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可以说,万宜坊是当时一流的弄堂住宅,有主楼,还有汽车间,小区各种辅助设施非常完备,给人以安全、舒畅的感觉。1930年,这里一幢三层房子的售价约在黄金250~280两之间(约合今天230万)。住户大多是有经济实力的富商实业家、中高级官员以及一些成名的高级知识分子。

在弄堂外,是有轨电车站头,对面有教堂和晓星小学。圣伯多禄堂1932年建,因南北高架拆除重建;晓星小学1923年天主教会创办,因南北高架移位而保留——在作为文物移位保留之前,这里是重庆南路小学。这里周边有公园、医院、娱乐、学校……可谓闹中取静。

尽管如今这一条弄堂再也聚不拢当年的人文风气了,但走进弄堂还是可以明显感觉到安静与祥和,也有点老派。有送水工上门,有上了年纪的女人来开门,而后女人和善地关照一声:谢谢依下趟关铁门轻一点,有老人在睡觉……



■ 重庆南路万宜坊旧貌



■ 韬奋纪念馆

卢家湾水塔 儿时的东方明珠

再向南,就是二医大,住在附近的人习惯叫二医大。二医大由圣约翰大学医学院、震旦大学医学院、同德医学院于1952年合并为上海第二医学院。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建于上海的一所教会大学,建于1879年;震旦大学始于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;同德医学院建于1918年,是由中国人在上海自办的一所私立高等医学院校。以前,在二医大还是威严神秘的年代,从未敢进去过,如今敞开大门了,倒也没想着要进去了。

继续向南,是电车三场——这是1965年的叫法;它最原始的称呼是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,是由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开办的洋泾浜电厂经演变发展而创办的企业,那已是1906年的事情了。一百年前当声,至今回响卢家湾。

到了卢家湾,重庆南路也就走到了尽头,但还有一座地标性的建筑物留在我的心里,那就是卢家湾的水塔。曾经坐落在重庆南路徐家汇路的西北街角。记着它,并非是饮水思源,于少年,水塔最重要的意义是塔。四五十年前,这一带几乎都是低矮的建筑,水塔是最高的了。少年时同学结伴向南走,过了建国路已是陌生,迷茫间抬头看到了水塔,便知道卢家湾到了,东南西北有了方向。当年卢家湾水塔的地标作用,犹如现在的东方明珠乃至上海中心。其实水塔的高度大概也就是二十多米吧。

水塔之下,徐家汇路泰康路口,有一处“纪念二六轰炸遇难同胞”的纪念地。水塔拆了,街角的花坛有一块保家卫国的石碑,应该是石碑的原址,花坛应该是为这一块纪念碑特设的。纪念碑不高大,却踏实。石碑的背面是铭文,记载了1950年2月6日美蒋飞机轰炸徐家汇地区的过程和上海人民同仇敌忾的决心。小时候,常听大人说起“二六轰炸”,美蒋飞机主要是炸杨树浦发电厂,而且炸得很厉害;卢家湾电厂没炸到,炸到了民房,我还记得大人说时严峻的神色。

2路有轨电车的终点站,也在卢家湾。电车在鲁班路徐家汇路十字路口调头,停一歇,又当当当,往十六铺方向开去。

有轨电车,一直是上海人怀旧的谈资。记忆中的重庆南路是有有轨电车的,但到底是几路,是几条线路,说法不一了。我很清楚记得重庆南路淮海路的那一个车站有2路和5路有轨电车,2路去十六铺码头,5路则是去北火车站。

后来,我终于找到了1959年的“上海有轨电网友线图”,应该是当时的官方版本吧。图上明确说明,5路电车是从徐家汇开往北站——9.7公里,一共21站,到底的全程票价应该9分,是有轨电车中的最高票价了。行程不短,当年的徐家汇,感觉上已经是上海西南大门了。

再后来,有轨电车拆掉了,5路没有了,无轨的12路取代了有轨的2路。水塔拆掉了,卢家湾周边造了很多的高楼,高度远远超过当年的水塔,但我们的记忆中,卢家湾水塔、2路和5路有轨电车以及其遥远的当当声,一直都还在。



■ 当年的卢家湾水塔



▼ 重庆南路上的巴黎公寓